

“被同龄人抛弃”映射扭曲的成功观

□许民彤

【文化论坛】

近日,美团收购摩拜单车的消息刷爆网络,一篇题为《摩拜创始人套现15亿背后,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公众号文章被广泛传播,借胡玮炜和其他人的例子,作者向读者发出警告:摩拜单车的创始人胡玮炜仅仅三年,就把企业做成了当红的创业公司。这次收购,她可能从中套现15亿。三年前还是普通记者的胡玮炜,不动声色地走到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就是这样,你的同龄人正在无声无息地抛弃你,从来都不会打招呼。对此,作家兼赛车手韩寒表示,这是在贩卖焦虑,甚至是在制造恐慌,“没有赚到大钱就叫被同龄人抛弃了吗?”摩拜创始人胡玮炜转发韩寒微博并回应:“感谢。别为了流量,扭曲了价值观和美好生活。”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段时间著名作家梁晓声的一篇文章《做一个平凡普通人,有那么令人沮丧么》,分析当下所推崇的所谓“不平凡”现象、扭曲的拜金主义以及关于所谓“不平凡”“成功”的扭曲的文化价值观念,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梁晓声说:“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的种种带有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普遍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

谓‘不平凡’人生的招贴画了,这种宣扬几乎随处可见。”

梁晓声曾问一位同行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他答曰:“为了出人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径。”还有一位年轻学子跟梁晓声对话时说,“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在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差不多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以怎样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各种媒体上,被反复宣扬的,即谁摆脱平凡了,就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就是“狗熊”。媒体近年以各种方式介绍了太多所谓“不平凡”的人士,而且,这种肯定的评价最终总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随波逐流、嫌贫爱富、被金钱左右得晕头转向的文化。它们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的人们大唱赞歌,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还有俨然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话里话外都在帮衬着造势。”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的一种势力眼病……梁晓声对当下这种社会心理、文化价值观念的

剖析,令人深思。

如今,像梁晓声所说的这种文化流行标准非常有市场,其直接表现就是造成了扭曲的成功观念的流行、庸俗成功学的泛滥,社会上充满了错误的“成功”导向,片面追求“唯成功论”,社会大众对于成功的定义越来越迷茫、混乱,“成功”的价值标准扭曲变形为赤裸的功利,甚至,为了所谓的“不平凡”“成功”“走红”,可以不需要原则、不择手段。对此,梁晓声指出:这是漠视甚至鄙视和辱骂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文化倾向,是反众生的,是与文化的最基本社会作用相悖的,是对于社会和时代的人文成分结构具有破坏性的。

所以,我们必须牢记的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且不允许它被其他任何因素动摇或颠覆。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如何度过,可以追求成功,也可以甘于平凡。就像韩寒所说:“很多人也都在努力干活、认真生活,成功的定义绝不只是套现几亿十几亿。身价千亿万的首富,面对一个园丁、一个美编、一个程序员,都不存在抛弃不抛弃的关系,时代里不同人就是有着不同的分工和命运,也各有不同的幸福。安于现状或不甘如此都是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意愿,他人不可强加。”

【荧屏背后】

触到行业地心,才是职场剧成功之道

□星文

近期几部热剧颇有默契,都聚焦职场。韩剧《迷雾》讲述新闻女主播在职场与爱情中的沉浮;美剧《傲骨之战》通过几位女律师的故事折射美国社会的“新常态”;日剧《Unnatural(非正常死亡)》展现热血法医勇敢追踪“非自然”死亡背后的社会真相。三部行业剧获得的关注不小,评分也不低。正在播出的《傲骨之战》与刚刚完结的《Unnatural》分别得到了9.6和9.2的高分,就连争议最大的《迷雾》也曾一度飙到9分以上,虽然被指“烂尾”,目前评分也维持在7分以上。这样的分数让不少国产行业剧望尘莫及。

网络评分当然并不足以成为评价影视作品标准,但这几部大热剧集的种种成败之笔,还是为行业剧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行业剧最重要的是展现一个行业的潜在伦理。”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国产电视剧论坛中,一位编剧说出了目前国内行业剧普遍疲软的症结——华丽的职业套装加上俊男靓女的情感纠葛,能撑起一部好看的都市情感剧,却触不到行业的地心。的确,一个高度发展的行业所产出的不只是救死扶伤、匡扶正义等社会实用价值,更有维系行业内部发展的精密伦理体系。当专业特定的体系与大众刻板印象、日常共识或从业者的私人情感发生矛盾时,所释放的戏剧冲突才是符合行业逻辑的。

《迷雾》的崩盘与《傲骨之战》的成功,恰从正反面对行业伦理的重要性进行了例证。《迷雾》中的女主角高慧兰是某电视台当家新闻女主播,她头脑灵活、手腕强硬,在行业残酷的森林法则中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只是,高慧兰的职业身份一直被不职业的操作与撕裂的三观“打脸”。为了逼走觊觎自己主播之位的前辈,她先是在直播时用议程之外的问题故意刁难前辈,之后又在直播前五分钟赌气离开,威胁上司换掉前辈,这样的操作看似霸气,但极易酿成播出事故。也就是说,在私人恩怨与职业道德的选择题中,高慧兰果断放弃了后者,这看似坐实了女主角强势的职场形象,其实恰恰违背了最基本的行业伦理。之后,高慧兰为自己的做法辩护——拼命保住主播之位,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的新闻初心,这无疑让该剧的行业伦理意识进一步崩潰。

与之相比,《傲骨之战》的行业叙事专业得多。这在主人公的关系处理中就可见一斑。律师卢卡与戴安曾因为几场官司中的对立立场针锋相对,两名女律师之间火药味很重,但当律所合伙人咨询卢卡要不要聘用戴安时,卢卡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原因很简单:专业性面前,个人情感靠边站。更重要的是,剧中人物不会动不动扯出“理想”与“正义”的口号做大旗。当新人律师对正义的判断产生疑惑时,经验老到的戴安这样回答她:我一度认定有罪的人,结果却是无辜的;而我坚信是圣人的人,他们反而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相信直觉,而是要多等、多听、多观察。

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与观察视角有关,不同的行业为观众提供了切换视角、刷新认知的可能。能否抓住先天的视角优势,亦是检验一部行业剧功力与格局的重要指标。

日剧《Unnatural》收获的高口碑,就与其透过行业之窗,折射社会百态的格局有关。剧中的几名法医自称是“脏、累、危险、没假期、规矩严、不化妆、不适合结婚”的人群,却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与严谨判断,揭开了一个个险些被掩埋的真相,牵扯出日本社会保障体系漏洞、性别歧视、校园霸凌等尖锐的社会问题。除了复杂案例提供的观赏性,《Unnatural》也让观众对法医行业有了新的认识。在日本,80%的非自然死亡尸体都不会被解剖,法医的社会地位与收入都不算高,却对自己的行业认同感爆棚。在“面对死亡”却“背负未来”的职业特性下,法医这一职业人群的形象也鲜明生动起来。

雪花飘落之前,善终权握在谁的手中

□钟倩

【读书有感】

一提及生与死,人们经常会引用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然而,真正体悟或抵达此种境界,势必要经历漫长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很多时候,人老后重病在身,自主权就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琼瑶的新作《雪花飘落之前:我生命中的最后一课》就是最好的见证。书中讲述丈夫平鑫涛插管440余天里,琼瑶所遭遇的爱的博弈以及对过往生活的回顾,她呼吁社会重视老年人的“善终权”,用正能量的方式对待死亡。

近几年来,安乐死、临终关怀、善终权、舒缓疗护等越来越多被人提及,但是,落到现实中,就会面临世俗观念、不孝罪名和心理煎熬的三重考验,“爱情教母”琼瑶自然也不例外。这本书缘起她在脸书上发的帖子《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信》,此帖曾引来各界质疑,“你一旦写出了真实,虚伪会像一群猛兽般跳出来反噬你”。背负沉重包袱,她坚持写出来,从昔日母亲失智的精神之痛,到平鑫涛住院她去探视时遇见不会笑的老人,再到丈夫患上血管型失智且大面积中风后的创痛,琼瑶“现身说法”,真情流露。

平鑫涛出院后,先是尿道炎被误诊,拔掉胃管和尿管后,他只能吃流质食物;而后入院做核磁共振打显影剂,再次受罪。待出院后,他又神经面瘫,失去记忆,不能进食,琼瑶当起特别护士,喂食、唤醒、护理,“我每天帮他点人工泪液,每晚,我用美容胶带帮他把右眼贴起来,他才能睡觉。那时的



琼瑶

他,可怜极了,因为疹子是从口腔发出,痛到无法吞咽,必须先含一口麻醉剂,两分钟后吐掉,才能吃一口液体的食物。”她想尽一切办法,不惜花钱买来太阳灯、老人椅、快凝宝,发明“金锁、金锁,卡拉一锁”智力游戏,将地下室改建成电影院,发动家人组建“让爷爷快乐俱乐部”,但这些都无法攻克病魔。尽管平鑫涛早已写给儿女“当我病危的时候,请不要把我送进加特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和医疗器具来维持我的生命,更不要死在冰冷的加护病房里”,但当考验降临,却分成两派阵营,一面是琼瑶“爱到极致时,不是强留病人的躯壳,是学会宁可把痛苦留给自己,也要对最爱的人放手”,一面是平家儿女坚持插管,等待奇迹。最终,琼瑶含泪投降。

读来令人喟叹。比生死煎

熬更难逾越的是牢不可破的生死观,比亲情、爱情更难超越的是我们的心灵关,比肉体痛苦更难战胜的是精神折磨。就像琼瑶的独白:“人,很容易共欢乐,只有当灾难或病痛突然降临时,才会体会到什么是付出、什么是拥有。当他手臂紧紧搂着我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是付出的那一个,而是拥有的那一个。”

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是“向死而生”,而人类普遍忌讳谈“死”,说回避也好,说迷信也罢,都是认知的错位与心灵的关闭。事实上,生命该走的时候能平安离去,也是一种祝福,善终是中国人对生命最贵重、最温暖的祝福。让生命有尊严地谢幕,“无憾、无惧、无痛”地走完最后一程,这不是空话,而是观念上的进阶与社会文明的进步。

医疗纪录片《人间世》第二集中有句话令我记忆犹新:“痛苦和恐惧不来自疾病本身,而来自人为什么有尊严,为什么人在死的时候要谈尊严这个问题。”步入老龄化社会,优雅地老去,尊贵地离世,是所有人共同的愿景。但是,通往现实的道路充满崎岖与障碍,尤其是在最后时刻的抉择、分歧、挣扎,每一次都是撕心裂肺的痛苦,最大的障碍就是世俗的生死观。当然,也离不开立法制度、政策保障、亲情关怀等。

“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死时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琼瑶记录平鑫涛的病患经历,既是善意提醒,也是无形推动,让我们在重塑敬畏中直面死亡,在学会放手维护尊严。